

# 生死朗读

## 交换日记 | 相爱至死

江吉红作品

见证爱  
催泪好书



NLIC 2970700519

海面上漂来了交换日记，船长据此整理正文  
88岁的陈凝捷为94岁的江纸端朗读65年前他们写的交换日记。

当读完他们结婚的章节时，丈夫含笑而去。  
妻子的体温通过怀抱传递给丈夫，直到自己也失去体温。

他们就安葬在小木屋里，墓碑上鲜花簇簇，遮掩着交换日记和它所见证的生死朗读。

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新编白话名著阅读本



NLIC 2970700519

# 生死明镜

## 交换日记 | 相爱至死

江吉红作品

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朗读·交换日记.1, 相爱至死 / 江吉红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 
2011.1

ISBN 978-7-80244-967-1

I. ①生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28272号

---

作 者 江吉红  
责任编辑 张 晶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  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 
印 张 20  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967-1  
定 价 3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  
录

# 生死朗读

## 交换日记1 相爱至死

才开始，也许就结束了……

00 章：引子 / 1

01 章 A : 2010 年元旦 纸端的日记 ( 香格里拉卡瓦刀 ) / 2

01 章 B : 2010 年元旦 凝捷的日记 ( 飞往故土 ) / 6

02 章 A : 2010 年 1 月 2 日 纸端的日记 ( 蒙古包算命 ) / 9

02 章 B : 2010 年 1 月 2 日 凝捷的日记 ( 凶宅 ) / 12

03 章 A : 2010 年 1 月 3 日 纸端的日记 ( 荒唐之恋 ) / 16

03 章 B : 2010 年 1 月 3 日 凝捷的日记 ( 老地方酒吧 ) / 20

04 章 A : 2010 年 1 月 4 日 纸端的日记 ( 一米阳光 ) / 24

04 章 B : 2010 年 1 月 4 日 凝捷的日记 ( 孤独的寂寞 ) / 27

05 章 A : 2010 年 1 月 5 日 纸端的日记 ( 爱情美女 ) / 30

05 章 B : 2010 年 1 月 5 日 凝捷的日记 ( 娟娟一家人 ) / 33

06 章 A : 2010 年 1 月 6 日 纸端的日记 ( 浦江饭店 ) / 37

06 章 B : 2010 年 1 月 6 日 凝捷的日记 ( 炸开保险箱 ) / 41

07 章 A : 2010 年 1 月 7 日 纸端的日记 ( 可疑的陈叔叔 ) / 44

07 章 B : 2010 年 1 月 7 日 凝捷的日记 ( 美金降临 ) / 48

08 章 A : 2010 年 1 月 8 日 纸端的日记 ( 戴着面具的校长 ) / 52

08 章 B : 2010 年 1 月 8 日 凝捷的日记 ( 西湖边的忧伤 ) / 56

09 章 A : 2010 年 1 月 9 日 纸端的日记 ( 凶宅出现金毛狗 ) / 60

09 章 B : 2010 年 1 月 9 日 凝捷的日记 ( 订房 ABC ) / 64

- 10 章 A :2010 年 1 月 10 日 纸端的日記 ( 少女身体的密码 ) / 67  
10 章 B :2010 年 1 月 10 日 凝捷的日記 ( 纸端被警察帶走 ) / 70
- 11 章 A :2010 年 1 月 11 日 纸端的日記 ( 陈叔叔被謀杀 ) / 74  
11 章 B :2010 年 1 月 11 日 凝捷的日記 ( 摄像头 ) / 78
- 12 章 A :2010 年 1 月 12 日 纸端的日記 ( 朱屺瞻美术馆 ) / 82  
12 章 B :2010 年 1 月 12 日 凝捷的日記 ( 我喜欢福尔摩斯 ) / 85
- 13 章 A :2010 年 1 月 13 日 纸端的日記 ( 异乡情夜总会 ) / 88  
13 章 B :2010 年 1 月 13 日 凝捷的日記 ( 纸端拍案 ) / 91
- 14 章 A :2010 年 1 月 14 日 纸端的日記 ( A 计划两幅画的回归 ) / 97  
14 章 B :2010 年 1 月 14 日 凝捷的日記 ( 小风的出现 ) / 102
- 15 章 A :2010 年 1 月 14 日 纸端的日記 ( 背凝捷 ) / 105  
15 章 B :2010 年 1 月 15 日 凝捷的日記 ( 波洛和 007 ) / 109
- 16 章 A :2010 年 1 月 16 日 纸端的日記 ( 盗贼被抓 ) / 112  
16 章 B :2010 年 1 月 16 日 凝捷的日記 ( 外滩 × 号 ) / 116
- 17 章 A :2010 年 1 月 17 日 纸端的日記 ( 密码被破解 ) / 120  
17 章 B :2010 年 1 月 17 日 凝捷的日記 ( 一封情书 ) / 123
- 18 章 A :2010 年 1 月 18 日 纸端的日記 ( 去黄山 ) / 127  
18 章 B :2010 年 1 月 18 日 凝捷的日記 ( 纸端生病了 ) / 131
- 19 章 A :2010 年 1 月 19 日 纸端的日記 ( 一张草花 8 ) / 134  
19 章 B :2010 年 1 月 19 日 凝捷的日記 ( 我和娟娟的性爱观 ) / 138
- 20 章 A :2010 年 1 月 20 日 纸端的日記 ( 红桃 A ) / 140  
20 章 B :2010 年 1 月 20 日 凝捷的日記 ( 关于舌吻 ) / 142
- 21 章 A :2010 年 1 月 21 日 纸端的日記 ( 作品 001 到作品 366 ) / 145  
21 章 B :2010 年 1 月 21 日 凝捷的日記 ( 两个俊男在同一天求婚 ) / 149
- 22 章 A :2010 年 1 月 22 日 纸端的日記 ( 画家的干儿子 ) / 152  
22 章 B :2010 年 1 月 22 日 凝捷的日記 ( 三人行成了四人帮 ) / 156
- 23 章 A :2010 年 1 月 23 日 纸端的日記 ( 藏秘博物馆 ) / 159  
23 章 B :2010 年 1 月 23 日 凝捷的日記 ( 静电游戏 ) / 163

- 24 章 A :2010 年 1 月 24 日 纸端的日記 (名画转移) / 166  
24 章 B :2010 年 1 月 24 日 凝捷的日記 (星座搭配) / 169
- 25 章 A :2010 年 1 月 25 日 纸端的日記 (QQ 和 WORD) / 172  
25 章 B :2010 年 1 月 25 日 凝捷的日記 (亲爱的小士兵) / 176
- 26 章 A :2010 年 1 月 26 日 纸端的日記 (扑克牌里的小怪) / 178  
26 章 B :2010 年 1 月 26 日 凝捷的日記 (继续情爱故事) / 180
- 27 章 A :2010 年 1 月 27 日 纸端的日記 (龙门石窟) / 182  
27 章 B :2010 年 1 月 27 日 凝捷的日記 (小风的离开) / 187
- 28 章 A :2010 年 1 月 28 日 纸端的日記 (洛阳卡瓦刀) / 190  
28 章 B :2010 年 1 月 28 日 凝捷的日記 (我们的初吻) / 192
- 29 章 A :2010 年 1 月 29 日 纸端的日記 (十指相扣) / 196  
29 章 B :2010 年 1 月 29 日 凝捷的日記 (兄妹之情) / 199
- 30 章 A :2010 年 1 月 30 日 纸端的日記 (开山古殿) / 203  
30 章 B :2010 年 1 月 30 日 凝捷的日記 (回家的风筝) / 207
- 31 章 A :2010 年 1 月 31 日 纸端的日記 (结婚证书) / 210  
31 章 B :2010 年 1 月 31 日 凝捷的日記 (我的拉布拉多) / 215
- 32 章 A :2010 年 2 月 1 日 纸端的日記 (分尸五块) / 219  
32 章 B :2010 年 2 月 1 日 凝捷的日記 (幸福的家) / 223
- 33 章 A :2010 年 2 月 2 日 纸端的日記 (蜜月之行) / 227  
33 章 B :2010 年 2 月 2 日 凝捷的日記 (智者乐山) / 232
- 34 章 :纸端和凝捷的日記骤然中断 / 235
- 35 章 :纸端昏迷中 / 239
- 36 章 :坠崖疑云 / 243
- 37 章 :告别故乡 / 246
- 38 章 :五十七年之后的 2067 年 / 250
- 39 章 :初遇穆老馆长 / 254
- 40 章 :观幅图书馆 / 258

- 41 章 : 萌萌的草莓和翩翩的夏馆长 / 262
- 42 章 : 藏秘博物馆 / 266
- 43 章 : 一袭黑衣的凝捷和娟娟 / 269
- 44 章 : 灵山生态园 / 273
- 45 章 : 天堂的模样 / 276
- 46 章 : 馆长选举 / 280
- 47 章 : 凝捷和纸端的灵堂 / 284
- 48 章 : 凝捷楼 / 287
- 49 章 : 起航 / 290
- 50 章 : 小木屋 / 293
- 51 章 : 海葬 / 297
- 52 章 : 重返天目山 / 300
- 53 章 : 记者招待会 / 303
- 54 章 : 再现夏伯 / 306
- 55 章 : 安西拍案 / 309
- 56 章 : 生死朗读 / 312

结束了，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……

00 章：引子

公元 2075 年，在北京西郊的灵山脚下，有一座小木屋，被遍地的西藏高原物种遮掩着。

一对高龄夫妇在小木屋里，寿终正寝。他们是这里原始生态保护区的主人。

88岁的妻子陈凝捷，在为奄奄一息的94岁的丈夫江纸端，朗读他们65年前写的日记。当读完他们结婚的章节时，丈夫含笑而去。妻子紧紧抱着他，再也没离开过小木屋，绝食随丈夫而去。

他们就安葬在小木屋里，墓碑上鲜花簇簇，簇簇鲜花遮掩着65年前他们写的日记。

# 生死朗读交换日记

## 01 章 A：2010 年元旦 纸端的日记（香格里拉卡瓦刀）

“还培牛也！”新年好！

我叫江纸端。我问父母，纸端是什么意思？一辈子做足球教练的父亲说，宣纸端砚嘛。

我也搞不懂，一个只能用脚玩足球的老爸，为什么帮我起了一个用手舞文弄墨的名字，难道禁止他用手碰足球的火气，发泄到了我的名字上？那干嘛不直接一点，就起名为江手球好了，哇塞！老爸这辈子过了足瘾，难道希望我这辈子只能过过手瘾？

不管这些了，反正 QQ 上的好友都说我文采不错，听了美滋滋的，我也不客气，一律回过去一个球：“骚，迪斯奶！”

趁新年新气象，我就开始弄墨舞文地写日记了。

我是个海员，从小梦想做个船长，为了达到考船长的海上资历，我整整一年地在海上漂啊漂，见过的日落日出多了去了，就是从来没有机会和女孩子过过日子，这次下船，我终于考出了船长证书，忽然想起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，于是，背起双肩包，我去旅游找艳遇了。

我现在在传说中的香格里拉，为什么来这里？因为这里叫香格里拉。

普达措的美丽风光，让我意识到我失去了很多，而一对对情侣依偎着遥望玉龙雪山，更使我心寒交错。在海拔 4000 米的高度，阳光折射出来的五彩斑斓，是我未曾见识过的色彩，夜色下的满天星斗，似乎垂吊在我举手可触的范围，望着满天的星斗，我犹如望着世上的女孩，我分不清哪颗是恒星，哪颗是流星，我不知道怎样去选择，选择属于我的那颗星，属于我的爱情。仿佛很近，又遥不可及，感觉还没相恋，就已经失恋。

一路上，我没找到单身出没的女孩，我身上的荷尔蒙激素在团团转，我只能安慰自己，也许我注定一辈子就是活在路上的人。忽然想起了网上的“犀

利哥”，抬头看见丽江四方街的经典民族服饰店，我走进了店门，买了一块至今都叫不出名字的方布，我对着这一看就属于少数民族图案的方布，说了一声“炸希特勒”（扎西德勒），将方布像国旗一样披在了肩上。

跨出店门，明显感觉回头率在直线上升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制服诱惑？我这山寨东巴忽然意识到好像腰上少挂了一样东西，于是我披着“制服”跨进了卡瓦刀店，准备进一步武装自己。

一个店员身着藏服，操一口比我还普通的普通话，在我面前晃动着刀，“我们的卡瓦刀是正宗的，因为一把刀配一本证书的。”

“嗯，那你们的证书是正宗的吗？”我无聊地问道。

“我们的证书是正宗的，因为证书上有图章的。”

“哦，那你们的图章是正宗的吗？”

“我们的图章是正宗的，因为图章下面有扎西德勒。”

我没法问下去了，因为扎西德勒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如同我拿着一叠冥币，至少这辈子，我无法判断它的真伪。

我买下了他手中的卡瓦刀。

想起前几年我的一位从小移居德国的发小，回上海没带一件舶来货，却从柏林买来了一块砖，他说这砖是柏林墙上的，引起国内的同学哈哈大笑。

他疑惑地说道：“笑什么？是真的。”

我说：“明天我去找一块差不多的砖，偷偷调换一下，看你还说是真的。”

他脸色忽然沉了下来，我看他不高兴了，就马上补充了一句：“你见多识广就原谅我这个井底之蛙喽。”

“原谅可以，只要你到柏林去，帮我买到一块假的柏林墙上的砖，我就原谅你。”

他这话使我有点感触了，我还是能想象，在柏林可能买不到的，就是假货了。

现在，我手提一把卡瓦刀，我想，我的形象应该更具杀伤力了吧，师奶遇见我，肯定三聚氰胺了。不曾想，居然有个不怕死的家伙紧随其后，我回头一看，便知原因了，他身上足足挂着大约 50 把卡瓦刀。

“先生，我的卡瓦刀才是正宗的。”

“哦，你有证书吗？你证书上有图章吗？你图章下有扎西德勒吗？”我想我的这番专业性的提问，会像闪过一把刀一样叫他闪人。

“扎西德勒！”他双手合并一个鞠躬，然后娓娓说道：“他们的证书是真的，图章是真的，图章下面的扎西德勒也是真的，但是，他们的卡瓦刀是假的。我的卡瓦刀不需要这么多的证明，因为我的卡瓦刀是真的。是真是假，刀锋说话。”说完，他一个小马步，刀出鞘，有那么一点准备和我零距离亲密接触的意思。

我想，他说的是有道理的，用证书来证明一切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，电视广告里已经看不到证书了，如果你有一张北大西洋大学的博士证书的话，拿出来反而被打假专家盯上，还不如是马是驴的拿出来遛遛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可万一我赢了，我也多不出一把刀来，而他是有备而来，胜券在握吧。

小时候看过一部战争片，里面有个威风凛凛的人物叫双枪老太婆，那我就来个双刀老公公吧。今天元旦，算是战争片的现代版，公公我自己贺岁一下了。

我掏出了钱包，“好吧，都是‘炸希特勒’，都是二战同盟军，对外必先安内，买你一把了。不过，藏语的扎西德勒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吉祥如意。”

就这样，我用同样的价钱买下了他的卡瓦刀，他挂着他剩下的“同盟军”又去打“游击战”了。

我握着两把同样的卡瓦刀，心想，刀和吉祥如意有关系吗？等我转身，忽然，两把刀鬼使神差地从我手中滑落，鞘锋相对虎视眈眈地在地上趴着。我已分不清哪个是“吉祥”哪个是“如意”了，两把刀长得太像了，就像坑里的兵马俑。

我颤颤抖抖地捡起了“吉祥”和“如意”，它们在刀鞘里犹如穿了军服，属于同一个兵种，我区分不出它们，我现在拔掉它们的“军服”，总该发现诸如胎记啊什么的吧？

刀鞘和刀黏合得很紧，我一个用力，分开了一把，我又一个用力，在分开第二把刀的同时，握在手上的第一把刀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卡瓦刀啊！卡瓦刀！我不知道对于买到这把正宗的卡瓦刀，是应该认可呢还是惨叫，我的左手疼痛得像被劈成了两半，在我左手掌的生命线上，如同火山爆发的地表开裂，鲜血像岩浆喷射而出，雪染卡瓦。

一地的鲜血，仿佛有路人告诉我，一直走就是医院。

一路的鲜血……

在我迷迷糊糊看到医院挂号处红色十字图案时，我终于抓到了挂号处的窗台，我失去了知觉。

“你这是哪里来的？快点到急救室去，你身上都是血。”

“我从卡瓦村来，我左手被卡瓦刀割伤了，我需要去医院。”

# 生死朗读交换日记

如果有一天，我或你消失了，希望有人能记得我们曾一起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。如果有一天，我或你消失了，希望有人能记得我们曾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。希望有人能记得我们曾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。

## 01 章 B：2010 年元旦 凝捷的日记（飞往故土）

我叫 LILO（丽洛），中文名字是陈凝捷，今年 23 岁。

我现在是在飞机上，从美国的底特律飞往中国的上海。我父亲，死了，突然死了。

母亲在美国开始找工作维持家里的日常开支，我来上海处理父亲的后事，主要是父亲在上海居住的一幢小洋房。

我口袋里放着小本子随时写点文字，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小说家，但愿这种方法能提高我的中文水平。我现在，宁愿以貌取人也不要以文会友，所谓扬长避短。尽管美丽可以众说纷纭，但我是校花，这绝对不是笑话。母亲曾经说过，我遗传了他们的优点，就是父亲的脸和母亲的身材。尽管我的思维和我的中文表达能力有偏差，但我毕竟算是前卫的，我认为是这样。

我父亲是个画家，听说爷爷也是画家，爷爷的爷爷也是画家。母亲是浙江天目山人，是父亲在天目山野外作画写生时认识的，于是，我像一幅画一样也被“野生”了。母亲生下了我之后，嫁给了我的父亲，我们在上海的小洋房里住了十几年。确切地说，是我和母亲，我们母女俩在小洋房住了十几年，然后移居美国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个很模糊的概念，好像整天在大学里教书，或者暑假寒假一个人潇洒地背着画夹去祖国的山山水水画画了。偶尔回家只是交给母亲一笔钱，作为我们母女俩的生活费。我几乎想不起来曾经和父亲说过什么话，直到去了美国，父亲依旧回到国内过着他以前的生活，只是每月底的生活费由现金改成了国际汇款。

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，母亲从来不提起关于父亲的事，在我的感觉中，那是她永远不会启口的隐私，父亲对于我来说，是个没有谜底的谜。

实际上，父亲是否在我们身边，对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，23

年都过来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也习惯了月底他会汇款进入母亲的银行金卡，比观看日落日出的信任度还高，日落日出的出没还要受阴晴雨雪的影响，而父亲的汇款风雨无阻。

但现在不同了，父亲是否在地球上，对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影响可就大了。母亲上个月还在刷金卡，这个月就要去做保姆了。她这一辈子，至今应该算是打过两份工，第一份工是业余的，是父亲的裸体模特儿，她硬是不收钱，那年她20岁，一丝不挂的却没赚到钱。第二份工是全职的，听她说的是做一个老头的贴身保姆，今年她43岁，穿得很体面，却在等着主人给她的薪水。

在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才和我粗略地聊了一下我的父亲。

当年，父亲暑期结束离开天目山，没留下任何联系地址，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，就是外衣上佩戴的“浙江美术学院”的校徽。母亲怀上了我之后，挺着大肚子离开了天目山，跨进了浙江美术学院的校门。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母亲，父亲叫她把孩子打掉，一次性地给了她一叠厚厚的钱，她转身便离开了学校。家是回不去了，后母整天说她是夏家的祸水，她没脸回家。

她在杭州待了两个月，当她再一次坐在了校长的办公室，父亲匆匆赶来，推开门，她没抬头，她在给我喂奶……

凝捷这个名字，是母亲起的。听说后来父亲想把“捷”字改掉，母亲坚决不同意。

坚强需要什么？坚强需要意志，就像父亲每月的汇款。坚强更需要什么？坚强更需要失去理智，就像母亲抱着我喂奶，乳头不再是羞涩软弱的粉红，而是任何其他色彩都压不过的黑色。

父亲面对这“黑色幽默”脸色苍白，最后在校长的黑白调解中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像八卦图一样黑白分明的婚姻，我躲在了黑色区域。

都说从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，性格容易怪异。我的成长过程和单亲家庭没什么区别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健全，也许是缺少安全感吧，我回绝了一个个对我有好感的男人，婚姻是以后的事，那就以后再说吧，趁现在是自由身，就自由自在地活着，优哉游哉。

肚子感觉有点隐痛，我去了洗手间，先滚下一段卫生纸铺在坐便的一圈，脱裤子坐下。

飞机上迷你版本的 WC 空间让我压抑，记得小时候在小洋房里，我每次上厕所是作为一种享受的，从小就习惯了上厕所之前先找一本小人书，后来是看“故事会”，到了美国之后，我的同学娟娟传授给了我另一种享受方法，就是把旁边淋浴器的花洒拿在手上，调节到暖洋洋的温度，花洒贴在小肚子下面，每当花洒向下移动，我闭上眼睛，皱起了眉头。用皱眉来表达舒服，好像有点吊诡，但皱眉确实是舒服来临之前的信号，比天气预报准多了。天气预报总是阴到多云，阴到，多云，等了老半天，就是不见雨，哪像我的 WC 操作，很物理，哗啦啦，哗啦啦……比台湾校园歌曲还要抒情。

今天惨了，没有花洒的暖流却有黏糊糊的涌动。我的月经在海拔一米的高度从天而降，而且被时差搅拌得白天和晚上的量，仿佛一起挤到了门口，在找降落伞。

血啊，血。我陈凝捷视血如花，每月寄出一朵花，呵呵，叫月寄花。

## 02 章 A：2010 年 1 月 2 日 纸端的日记（蒙古包算命）

隐隐约约，迷迷糊糊，一个像和尚一样的喇嘛把我拖进了一个蒙古包，半空中，一盏暗黄色的孤灯在晃动，我感到有种不祥之兆。

我思考着，和尚和喇嘛的区别我是有点模糊，但西藏和蒙古我还是知道不同的。怎么蒙古包拆迁到青藏高原了呢？难道大草原的底下有市政工程？计划造地铁？

喇嘛说道：“扎西德勒，我是带你来算命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又不想算命，我不相信这个。诸如一切的可能性我一概不关心，因为我认为既然有可能性，那就必然有不可能性。我为什么要相信可能性，而不相信不可能性呢？比如说，我不相信彩票，因为在我的计算中，被车撞的概率远远超过六合彩中头奖的概率，依据是统计一下一年的头奖人数和车祸人数就论证了。所以要我相信彩票有个前提，就是保证我不被车撞。给我中奖还不如保佑我平安吧，我现在，似乎更需要的是平安。”

喇嘛指了指蒙古包的一个暗暗的角落说道：“你看，你认识它吗？不是你要算命，是命要算你。”

我朝着喇嘛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我看到一块方布悬在半空，就是那块曾经披在我肩上的方布。

慢慢的，我看方布上的图案在消失，出现了两把卡瓦刀，刀尖在滴着血。

我开始恐惧了，回头找喇嘛，喇嘛没有了。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，刚才还在，蒙古包的门没打开过，怎么一下子会没有了呢？黄色的灯一点点暗了下来，我双腿发软瘫倒在地上，那块布慢悠悠的像鬼魂，朝我飘来，一路滴着血……

我在地上拼命地往后退，退到了蒙古包的边上，再也无路可退了。当黄灯彻底熄灭时，我哇的一声，大叫起来，我只能看到血红血红的血，滴到地

# 生死朗读交换日记1

面变成了一个个血红的脚印，向我走来……

我惨叫着爬到蒙古包的门口，发现我进来时的那扇门，找不到了。那块布慢悠悠地喘着粗气，朝我飘来，我无处可逃。

忽然，细细的，柔柔的，哀哀的，弱弱的女孩的声音：“不怕！不怕！你别怕喔！伸出你的手，穿过这块布，我是特意赶来帮你算命的。”

我浑身发抖，哪敢看那块布。背着身我举起了手，像灵魂出窍一样我的手慢慢伸了出去，当手碰到了那块布，我感觉到我的手黏糊糊的，我忽然意识到那是血，心跳急剧加快，我猛然缩手，但为时已晚，我被另一只手拉过了那块布。

“男左女右，把你的左手伸过来，听话，乖！”

天哪！女孩的声音柔甜之极，我不得不相信，既然有一种声音恐怖得能吓死人，那么就必定还存在另一种声音，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我现在正聆听的，就是这可以起死回生的女孩的声音。这声音，使我慢慢地开始回头。美丽绝对可以壮胆，色胆包天和重色轻友都是一种醉态，都是眼睛里灌了太多的烈性美丽酒。女孩的美丽，让我从恐惧的状态，一下子进入到陶醉的状态。女孩太美了！一圈圈妩媚的笑容从嘴边的酒窝向四周涟漪，折射着暖暖的红晕。

我伸出了左手，布上的卡瓦刀在滴着血，我穿过有点透明的血，感到黏糊糊的血是温热的。女孩接过了我伸过去的手，她的脸在向我的手掌贴近，我能感觉到她长长的睫毛在抚摩我手掌上每一条纹线，随着她的嘴角微微一翘，她的小酒窝好香好甜好湿润。

“开始算命了喔。”

“嗯，帮我好好算算。”我身体挪了一下，心想，你慢慢算命吧，我也慢慢的好好养眼一番。

“听着，你这条生命线啊，已经不是原来的了。”说到这，她那白嫩纤细的食指点到了我左手掌的生命线上。

“哇！”我疼痛得一声尖叫，耳边只听到“刷”的一声，我睁开眼，一个护士拉开了病床边的床帘。

小护士柔声责怪道：“你的伤口碰到桌边了，干嘛手伸得这么远啊？看来要重新止血包扎了。”